

当代西方 新政治经济学

Dangdai Xifang
Xin Zhengzhi Jingjixue

上海人民出版社

F03/25

2008

著

au avis conforme
Le 11 avril 1906
Le Contre-Amiral
Commandant les V. D. de la Méditerranée

New Political

Economy

Transmis pour la suite
à Monsieur le Vice-Amiral
en chef d'Escadre à Toulon
Majesté. (Sect. 11/11 avril 1906)

J.
M. L.

当代西方 新政治经济学

Dangdai Xifang

Xin Zhengzhi Jingsix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黄新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7667 - 9

I. 当... II. 黄... III.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 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7092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苏莉莉

封面设计 储 平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黄新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667 - 9/F. 1721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 1

- 一、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演进 / 2
- 二、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离与政治经济学的衰落 / 6
- 三、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 10

第二章 公共选择理论 / 16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 / 17
- 二、公共选择的规则与主体 / 21
- 三、公共选择理论视阈中的国家 / 40
-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 / 64

第三章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 71

- 一、从发展经济学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 72
- 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 74
- 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与展望 / 101

第四章 政治的经济学 / 106

- 一、什么是政治的经济学 / 107
- 二、决策机制与政治选举 / 111
- 三、政策可信性与政策变革 / 117
- 四、再分配与公共物品供给 / 121
- 五、内生增长与开放经济 / 128
- 六、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约束 / 134
- 七、政府规模与国家数目 / 144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 150

- 一、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 150

-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观 / 156
- 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野中的国家、产权与意识形态 / 183
- 四、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 205

第六章 法律经济学 / 226

- 一、法律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 226
-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 232
- 三、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 249
- 四、法律经济学的未来 / 262

第七章 规制政治经济学 / 265

- 一、政府规制内涵的演变与拓展 / 266
- 二、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 / 269
- 三、反垄断规制的政策选择 / 277
- 四、放松规制与激励规制 / 290

第八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 / 299

-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 299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 308
- 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到全球政治经济学 / 323

第九章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评析 / 332

- 一、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 332
- 二、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 / 339
-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革新的启示 / 342

参考文献 / 347

后记 / 365

第一章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初,至今已经被人们使用了近400年。“自从斯图亚特在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探究》以来,作为研究经济理论的学科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①但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继成为独立学科,政治经济学这一母体学科便逐渐衰落,“政治经济学”一词也逐渐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其主要推动者是马歇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复兴,诞生了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反对把政治学与经济学隔绝,强调政治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行为”,认为个人在政治领域(国家)和经济过程(市场)中均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政治的机制和市场所带来的机会和附带的约束不同,“正是在适用同一种行为原则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具有因果联系上,政治学与经济学统一了”^②。

① 高安邦:《政治经济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页。

② J. A. Caporaso & D. P. Levine.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21.

一、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演进

政治经济学萌芽于重商主义,是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马克思断言: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即是重商主义。^①但是,重商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的见解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加以阐述,他们的著作都是以专题或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然而,他们的观点是相互联系的。按照熊彼特的说法,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②重商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变革时期”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潮,曾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③。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生产逐渐支配流通,以流通作为研究对象的重商主义也就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而趋于衰落。“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④因此,虽然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克莱田在 1615 年《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真正创立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却是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在 1662 年出版的《赋税论》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因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⑤威廉·配第生活在 17 世纪中叶的英国,他运用数量分析的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几乎对政治经济学的“一切领域”都作了“最初的勇敢尝试”^⑥。所以,马克思称配第为“政治经济学之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他在探索复兴法国国民经济的过程中,

①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76 页。

②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37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72 页。

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59 页。

几乎涉及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研究,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使他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虽然配第、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研究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但是,直到 1776 年亚当·斯密的科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出版,才最终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宏大的理论体系。“他的《国富论》以极其高的才智阐释了自由市场,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石。”^①因此,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②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1)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详细论证了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家富裕的原因——分工可以使劳动专门化,因而能提高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分工使每个人从事专门作业,可以节省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比较容易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2)交换理论。亚当·斯密认为财富是社会上各种有关行业、各种不同种类的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社会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而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私人劳动,通过交换结合成社会的总劳动,因此私人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3)货币理论。亚当·斯密把货币看作是为克服交换困难而产生的,货币的首要的基本职能是交换媒介、流通手段,因此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是可行的。(4)价值理论。亚当·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是指物品的购买力。(5)工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工资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劳动的价格;而劳动的价格是由资本家和工人所签订的契约规定的,而由契约所确定的市场价格又是以劳动的自然价格为基础的。(6)利润理论。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积累的增大,利润会趋于下降,这种下降是国民

①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81 页。

财富和社会福利增进的标志。(7)地租理论。斯密指出,地租是土地被私人占有后的产物,地租既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生产物价值的扣除部分,也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一个因素,是使用土地的自然报酬,还是农产品垄断价格和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8)资本理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家把资本投入生产,目的是为了占有雇佣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而取得利润。根据资本提供利润的不同方式,可以把资本划分成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个部分。(9)经济发展因素理论。在亚当·斯密看来,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促进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因素。此外,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0)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斯密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竞争的作用,国家只要充当“守夜人”就行了。

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和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的精细阐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不仅研究了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利润率以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等问题,而且讨论了价值规律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并运用前述的理论专门研究了赋税问题。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分析了生产的均衡条件,认为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并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萨伊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萨伊定律。这一定律的中心论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个别产品的过剩实际上是其他产品的不足,自由放任可自动消除这种过剩与不足。约翰·穆勒则综合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理论,建立了折衷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规律的性质到生产、分配、交换和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都采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立观点,折衷调和起来进行阐述,因此在他的整

个经济理论中,到处都“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充满着“各种平庸的矛盾”^①。

1871年是标志着西方政治经济学演进中的边际革命发端的年份。边际革命的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W. 斯坦利·杰文斯和里昂·瓦尔拉斯,在事先并无联系的情况下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这就是效用价值论或边际效用价值论,由此出现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价值论,而三位学者提出效用价值论,进行边际主义的分析。西方学者通常把1871年称为“边际革命年”,通过边际主义革命,直到马歇尔,最后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学派”。“到20世纪来临时,新古典经济学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②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由古典的分配和增长研究转向了‘新古典’,只考虑单个消费者行为和企业竞争性市场中的运作。”“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③为此,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修改和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理论,完全用边际分析方法,利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分析经济问题,提出在存在竞争的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决定于边际供求的关系;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就会带来效用递减。而以稀缺性为前提,用主观评价来确定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离不开市场供求和边际效用分析,因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了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认为个人或单位(如居民、厂商)在市场上都受着理性行为的支配,消费者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的时候,会理性地考虑如何使有限的货币得到最大效用的满足,而资本家则要考虑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厂房设备来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这种方法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4页。

②③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然不同的。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关心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剩余产品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分配,而边际主义者关心的是微观经济问题。所以,边际主义者从瓦尔拉斯、杰文斯、门格尔到马歇尔,建立起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在微观经济学体系中,“边际概念成为关键性工具,效用与消费者需求成为出发点与推动力或基本决定因素”^①。

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原初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以广阔的视野研究了社会体系”^②,从而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不仅表现在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等主题的研究以及形成了未来学科分化的基础知识,而且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上。虽然“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③但是在古典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注重对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他们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也关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在这些学者眼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与经济”之学,由此推而广之,可以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分析经济对其他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这种政治与经济整合研究的遗产,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离与 政治经济学的衰落^④

随着边际革命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更重视

① 特伦斯·W. 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7 页。

②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③ 陈振明:《政治学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④ 参见陈振明主编:《政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2 页。

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不再侧重对国家政策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杰文斯在 1879 年再版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时,就明确宣称要使用经济学概念以取代政治经济学概念。因此,经济学家拉尔夫·佩特曼(R. Pettman)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在 19 世纪取得的,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著作”。“与斯密和马克思不同,他很少关注资本和劳动,而更关注个人的满足和交换。他认为价值‘完全依赖于适用’,即是依赖于个人的利益或满足……这直接导致供需问题。”在他那里,“经济学成了计算‘快乐与痛苦’的工具”。“英美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并将后者放到自由市场的或多或少的量的研究中。大多数欧洲学者迷惑了,以为能将经济学和政治学分开研究。”^① 1890 年,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和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弗里德·马歇尔将其著作定名为《经济学原理》。从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就很少有人用政治经济学来指称自己的学说了。因此“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科学家们希望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将不同人类行为和对社会的研究划为较窄的学科,增进社会科学的分析力和精确性。”^②

导致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因此,“意识形态也对政治经济学的裂变有一定的作用”^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揭示了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① R. Pettma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ith Readings for the Fatigued*, Boulder. Colorado: Lynner publishers, 1996, p. 16.

②③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剩余价值规律和唯物史观的发现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成标志的《资本论》被恩格斯称作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之后的西方学者纷纷远离“政治经济学”。随着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经济学在近现代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政治经济学”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

经济学和政治学分离的历程可以简要地描述如下:边际革命后,确切地说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与伦理学和政治学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经济学专业,专门的经济学刊物开始大量发行,经济学家开始在一国之内,随后很快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各种专业集团,这些集团越来越由受过高等教育,研习过高等数学的人员组成;经济分析所采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复杂,经济学的数理性质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开始兴起,它产生的标志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成立。当然,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和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影响。”^②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第二次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28页。

^② 陈振明:《政治学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世界大战后至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①

这样,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了:经济学只研究经济现象,成为“纯经济学”;国家政策则由政治学去研究(再提及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排斥市场经济,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主要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运,结果,“经济”只是依附于“政治”,甚至等同于“政治”。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使“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造 19 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②

但是,由于过于注重数学和理论上的严谨,经济学日益偏离了现实和实用目的。经济学常常引起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怀疑,批评直指其简单化的人类行为假设,过分关注物质和金钱利益,对社会关系的忽视,以及玄奥的术语、图形和数学公式。这些整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精致方法,精心设计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及微观经济理论在决策中的应用,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已有所下降,经济学的公共形象却暗淡了”^③。换言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导致了作为政治经济学遗产最直系的继承者——经济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开始趋向于衰落。因为“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部分是政治学。”“不存在纯粹经济学这种东西。”^④

① 陈振明:《政治学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 页。

②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④ 转引自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1 期。

三、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并不在分辨人类需求和权利(不论是自然天赋的还是其他的)等问题上下功夫。相反地,它关心的是在偏好中表达出来的需求,以及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作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正是这些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实质内涵。”^①为了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经济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基本内容及特征。出于对均衡状态的兴趣,经济学对被传统历史取向忽略的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断代研究。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该把对社会变迁的兴趣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一个时期向另一时期的转型,尤其是当这些转型中包含着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了”^②。此外,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了解宏观社会整体性的系统化兴趣,“在经济学这门全新的科学中没有政治的立锥之地,因为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使经济学家用数字式的精确来考察政治体系。这样的工具也许永远不可能有。”^③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这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却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

为了达到数学准确性或科学准确性,经济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但要抛弃政治经济学,也要抛弃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④。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它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并不理解,只是想理解经济行为。具体来说:(1)经济学

① 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②③ 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④ 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受到限制。均衡仅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2)经济学并没有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它也忽略了权力对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并因此认为结构的力量对于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实际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得竞争濒临崩溃边缘。(3)经济学排除了对生产、营销和欲望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低估了营销构建需求的能力和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它并未解释欲望,或者它处理时只把欲望简化为理性的选择。“这个享乐主义的算术本身是以最狭隘的文化内涵来解释人类行为,它一方面忽略了传统主义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道德的反省能力。”^①(4)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是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之一,因此它扩大了在明确界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交易量。实际上,市场的交易量并没有经济学想象的那么高,市场可能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机制,也可能不是。对于许多需求来说,市场算不上是最重要的舞台。(5)经济学在探索非市场行为的时候,认为非市场行为身处的市场王国并不完美,至少也认为这些行为与有组织的等级制度联系紧密,这种制度总是导致结果差强人意。因此,经济学主张扩大市场范围,减少非市场的或组织的活动。这加强了经济学的信念,认定社会福利不过是个人福利的产物,个人是决定自己福利的最佳人选。“这样一来,经济学便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市场制造外部负面效应有余,生产公共物品不足,其影响就像污染了的江河一样。”^②

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了危机。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① 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4 页。

② 文森特·莫斯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5 页。

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①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思潮。但真正使用这一概念并取得重大理论进展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复兴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②。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对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虽然二者有许多重叠之处。”^③新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定式。多年从事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凯波拉瑟(J. Caporaso)和莱温(D. 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正确地理解政治过程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以特别的重视,因为政治与经济和制度是内在联系的,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因此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进行研究。^④因此,安德鲁·盖保尔(Andrew Gamble)说:“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⑤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学)”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作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它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经济学”或“经济”研究的是稀缺资源如何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

① 转引自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③ 戴维·米勒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页。

④ 参见凯波拉瑟、莱温:《政治经济学理论》,台湾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24页。

⑤ Andrew Gambl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1995), (3).